

蓝狮子超好看系列 铁血名将书系

铁血名将 辛弃疾

天下英雄谁敌手

一管丹毫，写尽男儿英雄气；
半生戎马，整顿乾坤事未休。

吴晶 / 著

浙江大学出版社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
天下英雄谁敌手

铁血名将 辛弃疾

吴晶 / 著



浙江大学出版社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铁血名将·辛弃疾 / 吴晶著. —杭州: 浙江大学出版社, 2014. 1

ISBN 978-7-308-12431-7

I. ①铁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讲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55635 号

铁血名将·辛弃疾

吴 晶 著

责任编辑 徐 婵

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

(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)

(网址: <http://www.zjupress.com>)

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
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 13.75

字 数 185 千

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308-12431-7

定 价 35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: 0571-88925591; <http://zjdxcbbs.tmall.com>

目录 Contents

辛弃疾

第一章 壮岁旌旗拥万夫

- 001 • 男儿何不带吴钩
- 009 • 血战淄州城
- 017 • 前身曾是青兕
- 023 • 万众中取上将首级
- 031 • 万字平戎策

众目睽睽之下，虎奴无奈地将辛弃疾的双脚也埋在了土中。

“今日之战，有进无退！辛某人一定和各位兄弟同生共死到底！”

这番话掷地有声，当场气氛一派肃杀。虽没有人答话，但大家心里都清楚，眼前这位白面书生是铁了心要和大家死守这里了。先前许多人心还打着小鼓，抱怨辛弃疾拿自己的性命去赌战功，现在，所有的人都横下了一条心——死战不退！

第二章 中流砥柱

- 041 • 滁州小试牛刀
- 047 • 会子大显身手
- 055 • 棋逢对手茶商军
- 064 • 初露头角

思来想去，辛弃疾决定以不战而屈人之兵——劝降！

“提刑大人，卑职愿冒险前往一试。”江西兴国县尉黄倬主动请缨。

辛弃疾赞许地点头，道：“你可替我宣慰赖文政，若能主动归降，我愿担保他们性命无虞。若是继续顽抗天兵到底，那就休怪辛某辣手了。”

沉思片刻，辛弃疾又道：“若他有犹豫之意，你可告诉他——是否还记得当日以贡堂雪芽相待之意。”

第三章 楚天寥廓

- 076 • 旋起旋落
- 085 • 辗转湘楚
- 095 • 飞虎军成
- 106 • 江西赈灾

辛弃疾的坎坷宦途无一不被好友司马倬说中。其实，就在他入朝之初，也不是没有人想过要加以拉拢。毕竟，辛弃疾的才干和声望是朝野内外都看在眼里的。只是，以气节自负的辛弃疾对这些诱惑都一一加以婉拒。他知道，自己并不适合这种尔虞我诈、钩心斗角的权谋生活。即便是为了实现自己理想的权宜之计，辛弃疾也不屑为之。

第四章 归去来兮

- 120 • 带湖吾甚爱
- 127 • 百万买宅，千万买邻
- 132 • 龙虎风云会

在辛弃疾被废黜之后，朱熹还曾愤愤不平地对自己的门生发表过这样的意见：

“辛幼安是个人才，更是个帅才。哪有把他搁置起来长久不用的道理？不错，他为人是有些专横跋扈，这也是有才之人的通病。只要能做到明赏罚，戒其短，用其长，彼人也自然会心服口服，为国所用。如今呢？一废就废到底了，再没有人顾念他过去的功劳和好处。甚是可惜，可叹！”

言外之意，是对宋孝宗的婉转批评。

第五章 只愁风雨无凭准

- 141 • 福建再起
- 149 • 树欲静而风不止
- 157 • 铁腕治闽
- 166 • 老来识尽愁滋味

陈亮之死，给辛弃疾的打击是巨大的。他朝野上下的好友众多，但真正称得上志同道合，又相互倾慕的，恐怕也就只有陈亮一人而已。如今知己壮志未酬身先死，辛弃疾自然倍感孤独。他身在闽地任上，无法抛开公事亲往永康陈亮家中吊丧，只有以祭文聊表自己的一腔哀思……

祸不单行，正当辛弃疾沉浸在痛失好友的哀伤中时，朝廷中又开始涌动起一股暗流。他再一次成了权力斗争的牺牲者。

第六章 看试手，补天裂

- 176 • 精神此老健于虎
- 182 • 只鸡斗酒聚比邻
- 191 • 满眼风光北固楼
- 203 • 男儿到死心如铁

为了催促辛弃疾出山，朝廷还特地在他诏书中附加了一道命令——疾速赴行在奏事。看来，韩侂胄这回是真急了。

前去促驾的枢密院官员马不停蹄，直奔铅山。在他们看来，只要这位老将肯答应接受这一职务，那自然能挽狂澜于既倒，扶大厦于将倾。毕竟，辛弃疾名动天下，是大家心目中的最佳抗金人选。

然而，他们失望了。此时的辛弃疾已经重病缠身，卧床不起。

第一章 壮岁旌旗拥万夫

男儿何不带吴钩

南宋绍兴三十一年(公元 1161 年),也就是金正隆六年夏末的一个黄昏,两骑身影正疾驰于旷野之中,绝尘而去,任由身后的夕阳在他们前方斜着投下长长的影子。

突然,其中一骑猛地勒住马头,停了下来,马上之人久久地回望着天边翻滚的红云。那彩云看上去宛若万千旌旗招展,绵延不绝。半晌,他不由自主地长叹一声。

“哀哉!”

“少爷何故叹息?可是想起太老爷了吗?”

身后一骑纵马赶上,在距一个马头远的地方勒住缰绳。这人青衫小帽,一副家仆打扮,约莫四十来岁的年纪,身材瘦削,一看就是忠厚老实之人。他这会儿正恭敬地看着自家少爷。

被唤作少爷之人一身书生打扮,却是剑眉虎目、肩宽背阔,腰间还系着一柄长剑,颇有青年将领气势。他,正是辛弃疾。

辛弃疾摇摇头,以手中马鞭指了指天边的晚霞:“虎奴,过去常听老人

说，此种天象主人间有大刀兵、大劫难。那时我还不以为然，如今看来，真不知何时才是太平年月！”

辛虎奴应了一声，顺着辛弃疾所指方向看去。在晚霞之下，几间被火焚毁的草庐还冒着缕缕白烟。道旁田畴早已荒芜不堪，杂草丛生，其间不时露出散落的骨骸，也不知道是牛羊的，还是人的。

虎奴不敢细看，连忙收回目光：“少爷，这天象什么的，虎奴不懂；天下大事嘛，虎奴也说不出个头头道道来。不过看这一路上的惨象，怕是金人的游哨不久前还在这一带出没，我们得小心提防。”

辛弃疾笑笑道：“前去十里远，就是耿京义军的大本营。金人三天前才在他们手里吃过苦头，不会这么快卷土重来的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他又叹了口气：“这沿路尸骨和被焚掠一空的田庐，只不过是他们的泄愤之举而已。只可惜，苦了我大宋百姓啊！”

辛虎奴摇摇头，道：“少爷，金狗无道，滥杀无辜，大家都恨得咬牙切齿。您在家乡召集了两千多义兵跟他们拼命，这可是大快人心的事儿。咱们全族上下，包括十里八乡的乡里乡亲，都铁了心跟您干。可虎奴我就是想不明白，您何苦要跟耿京这种草寇合伙？”

“虎奴啊虎奴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我辛弃疾兴举义兵，不光是为了自保，更是为了国家社稷……”他一踢马腹，边走边道，“金主完颜亮刚愎自用，兴兵南侵我大宋。为了打这一仗，他四处横征暴敛，这才激起今天的民变。或许这正是光复我大宋河北土地的大好良机呢！我们现在虽然已招募了两千多乡兵，但大多是老弱病残，精壮男丁并不多。再加上粮草有限，怕是所为有限……”

看着辛虎奴迷惑的眼神，辛弃疾继续说道：“而那耿京虽然出身乡野，但他竟能以百余义士攻陷莱芜，又占了泰安，可见也是个豪杰。如今耿家军已有数万之众，据名城，克大邑。若能与这样的人联手举义抗金，自然能成就一番事业！”

“原来如此！”辛虎奴连连点头，“虎奴是个粗人，这些军国大事可插不

上嘴。虎奴只知道照顾好少爷，少爷要虎奴往东，虎奴决不往西，就算是要虎奴的脑袋，也绝无二话！”

辛弃疾点点头。见天色不早，主仆二人不再说话，策马向义军大营疾奔，终于在天即将完全黑下来之时赶到了营门之外。只见营垒内外灯火通明，刀枪林立；巡哨义兵三个一群、五个一伙，全神贯注地来回巡视，倒颇有几分兴盛景象。辛弃疾看在眼里，忍不住连连点头。

“站住！谁？”两个守寨义兵挺着长矛迎了上来，满脸警惕的神情。

“在下辛弃疾，字幼安。此前在历城起事的便是在下。前几日已派人前来向你们耿将军致以共谋大业之意，还要烦几位小哥进去通禀一声。”

“你就是辛弃疾？听说你是个读书人，读书人干得了刀头舔血的活儿？”从两个义兵身后慢慢踱过来一个头领模样的人，用一副不相信的神情上下打量着辛弃疾。义兵们赶紧毕恭毕敬地叫了一声“管领大人”，退到一边。

“我家公子跟你们客气，你们竟然如此怠慢，真是岂有此理！”辛虎奴当场就要发火，却被辛弃疾拦下。辛弃疾语气平静地回答：“读书人不但能运筹帷幄之中，更能纵横疆场，断人头颅！这位管领切莫小看了读书人。”

“断人头颅？莫吹牛，我倒要看看你这公子哥儿有什么本事敢说这样的大话！”管领撸起袖子，抢上前来，想使出一招“倒拔杨柳”，将辛弃疾摔倒在地。没想到辛弃疾不急不忙，侧身闪过，随即又轻舒猿臂，一把将管领拦腰提起，在空中转了两圈。

“好身手！”旁边看呆了的义兵们不由自主地叫起好来。这位管领大人在他们之中也算是数一数二的好手，如今只一个照面的工夫，便被这位辛公子像逮鸡似的提将起来。这可是实打实的真本事！

见煞了管领的威风，辛弃疾这才轻轻将他放到地上，退开两步，朗声道：“如今可领教读书人的厉害了吗？”他自幼随祖父辛赞习武，能走飞马、开强弓。区区一个乡间的草莽匹夫，又岂在话下！

管领又羞又怒，爬起来还想动手，却被身后一人喝住：“不得无礼！”

来人名叫贾瑞，是耿京义军中的副统领。他本是蔡州人，耿京攻克泰安军后，贾瑞率数十人归附耿京，并向耿京献计：将义军划分为相对独立的各军，四处招纳起义士众。由此一来，耿京义军才快速发展起来。也正因如此，耿京才将贾瑞视为自己的左膀右臂，对他言听计从。

这一回，听说辛弃疾前来投效，贾瑞心中不知为何总觉得有些不自在。他知道耿京自起兵以来就希望能延揽几位读书人到自己的帐下，帮忙出个主意、起草点文书告示什么的。可虽然耿京求贤若渴，但这附近十里八乡的穷酸秀才都嫌耿京是个粗人，不愿自贬身价前来入伙。如今辛弃疾能主动前来，对耿京来说，相当于刘皇叔还没三顾茅庐便遇上了卧龙凤雏，能不喜出望外吗？

再说了，这辛弃疾跟那些穷酸秀才可大大的不同。辛氏家族在济南府一带也算小有名气的世家望族，其祖父辛赞曾历任三地知州。辛弃疾也是少负才名，如今虽然才二十二岁，却颇有见识和胆略，若真来到了耿京军中，岂不把自己生生地比下去了？

正因如此，贾瑞特地安排了一管领给辛弃疾来个下马威。如今见这招无效，不得不赶紧出来打圆场，客客气气地将辛弃疾主仆二人请入军中大帐。耿京早已在那里等候多时了，一见辛弃疾，赶紧迎上前来。

“幼安兄，久仰久仰！今日一见，终慰在下渴慕之心……那个、那个……”“唔，我说兄弟，俺也不跟你客套了，承你看得起我这个做大哥的，哥哥我也绝不会亏待于你！从今往后，咱们打虎不离亲兄弟，一起好好干一番大事业！”

耿京是粗人，前面几句文绉绉的说辞还是贾瑞刚刚教他的。紧张之下，三停里忘记了两停，干脆说起了平日里的大白话，这才又找回了作为义军领袖的感觉。

辛弃疾微微一笑。耿京这番话要是说给当时寻常读书人听，恐怕会觉得实在是粗鲁无礼至极，可在豪气干云的辛弃疾听来，倒是十分对他的脾气。双方又寒暄了一阵，然后分宾主坐下。耿京连忙命备酒菜，要好好款

待这位远道来归的辛公子。

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耿京便迫不及待地俯身探向辛弃疾，开口问道：“我这里的情形，公子应该也略有耳闻，不知有什么可以教给我的？”

辛弃疾略一沉思，开口问道：“不知将军眼下可有什么打算？”

耿京还没来得及答话，贾瑞在一边代为答道：“泰安形势险固，北靠泰山，南阻汶水，据山东之中，可谓四通八达，易守难攻。金人几次前来攻打我们，都吃了大苦头。如今天下大乱，义军蜂起，南有魏胜、开赵，西有王友直。我们的打算是先让他们慢慢跟金人耗着，等金人被拖得疲于奔命的时候，咱们再伺机而动！”

贾瑞的这番话，其实就是他向耿京献上的妙计。他此前劝耿京四处联络招纳各路义军，也正是出于这个盘算。眼看耿京举棋不定，还向辛弃疾请教日后义军的出路问题，贾瑞赶紧把自己的主张重新谈了一番。按他的想法，辛弃疾初来乍到，碍于面子，自然不好多说什么，那么这个计划在耿京那里也就算正式得到了认可。

可想不到的是，辛弃疾听完这番话后竟然连连摇头。贾瑞的心一下子沉了下来。

耿京也疑惑不已：“公子难道认为有什么不妥之处？但说无妨！”

看耿京一脸焦急而又诚恳的样子，辛弃疾顿了一顿，道：“既如此，那我就直说了！方才贾副统领所言，看似周到妥帖，却也有见不到的地方！”

“啊？”听了辛弃疾这番话，耿京和贾瑞都目瞪口呆。辛弃疾却不管不顾，挽起衣袖，以食指蘸酒在桌上勾画起来：“贾副统领有一句话说得不错——泰安是山东形胜，泰山之腰背，山东之腹心。若据此地，进可攻，退可守，实在是难得的宝地。辛弃疾实在是要好好地恭贺耿将军和贾副统领——若不是你们雄才大略，提前拿下泰安军，便成不了日后的大业啊！”

“那……那公子何以说我有见不到的地方呢？”贾瑞听辛弃疾夸他雄才大略，面色略微好看了些，可还是满腹疑惑不解。

辛弃疾看了贾瑞一眼，并没有直接回答他，而是继续说道：“古往今来，

每当天下大乱之际，都有豪杰割据山东，称霸一方。秦末的田儋，楚汉之际的田荣、田横，王莽时期的张步、董宪，东汉末的刘岱，以及十六国时期的慕容德……可惜，这些人最多也就是风光一时而已。一旦山东周围局势平定，那他们就很快灰飞烟灭。可知这是何故？”

耿京与贾瑞一起摇头。说到兴亡旧事、前朝掌故，他俩自然是如听天书。

“很简单，山东三面受敌，缺乏回旋余地。只要一处不守，便会处处尽失，成了瓮中之鳖，更何况是小小的泰安！如今河北金人的兵力十分薄弱，那是因为完颜亮无故犯我大宋，精兵强将尽数随他南下。一旦回师北上，我们仅凭区区几个城池、数万义军又岂能抵挡得住？”

“这……”耿京恍然大悟，“这可如何是好？”他看了一眼贾瑞，贾瑞也答不上话来。老实说，此前贾瑞所打的算盘，就是在泰安关起门来做小皇帝而已。至于以后会怎样，他还真没考虑到。

“取地图来！”辛弃疾霍然而起，长身虎立。他的气势把耿京和贾瑞都吓了一跳。

“诸公请看，泰安之西南，有兖州、亢父，依山临河，雄踞一方。苏秦有云：‘亢父之险，车不得方轨，骑不得比行，百人守险，千人不敢过也。’若能取此二地，进可西联大名义军王友直部，南通淮泗水道，扰袭金军之后；退也可凭黄河之险，扼守泰安西南门户。”

耿京和贾瑞连连点头。辛弃疾继续说道：“再看这里，泰安北有济南，为我屏障。若我不得济南，则无以进取河北。若我不守济南，则金人可越河而渡，泰安危夫哉也！因此，若有志天下，则必取济南；若坐守泰安，也非取济南不可！”

辛弃疾又指向地图中泰安的东北角：“再看这里——淄川乃古之齐都，右有山河之固，左有负海之险，可以说是山东的关中、河内！不取淄川，就无以立足于山东！”

看着耿京和贾瑞，辛弃疾卷起地图，朗声道：“立足泰安，西取兖州，北

克济南，东连淄川，南通淮泗。进，可以出河北以窥天下。退，不失归依大宋而自守。这才是如今的上上之策！”

一席话惊醒梦中人，耿京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来，一把握住辛弃疾的手：“高见，高见！我军中缺的就是公子这样经天纬地的大才啊！”

自此以后，辛弃疾便成了耿京义军中的一员，手下的两千人也尽数投入耿京军中，义军声势又为之一振。

耿京将辛弃疾视为自己的左膀右臂，任命他担任掌书记一职。可别小看这个职务，要知道，当年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自领宋州节度使之时，其元勋赵普即为掌书记。可见，能担任这一职的人不啻军中谋主，就好比刘邦身边的张良、刘备身边的诸葛亮那样举足轻重！

举凡军中大小事务，耿京都要与辛弃疾商量定夺，同时还将一应机密文书，甚至自己的印信都交由他保管，真可谓倚重有加。耿京知道，自己胸无点墨，不过是仗着血气之勇才有了今天的小小局面，光是目前对泰安和莱芜两地的管理就够让自己头疼的了；如今有了满腹经纶的辛弃疾相助，还愁不能成就一番事业吗？他对辛弃疾那真是推心置腹的敬重。

而辛弃疾也是一力辅佐耿京恢复山东局面。他自担任掌书记以来，一方面协助耿京将义军内部和新攻克的泰安城治理得井井有条；另一方面，按照自己的计划四处攻城略地，南平兖州、西取东平、北克济南。东平府被攻克后，耿京随即自任知府，又自称天平军节度使。一时间，耿京部义军可谓威名远震，声势浩大。就连山东、河北诸路起义军如王友直、开赵等部也纷纷表示愿受其节制。

不过，在辛弃疾的既定部署中，唯有淄州城久攻不下。前线义军接连损兵折将，告急文书雪片一般飞来。辛弃疾和耿京都急了！

“我看，既然辛公子的战略计划大半皆已实现，不如放弃淄州为好！”贾瑞捻着胡须摇头道。

“万万不可，淄州乃我之关中、河内，绝非其他城邑可比，怎能说放弃就放弃呢！”辛弃疾急忙反对。

“公子言之有理，可是前去攻打淄州的王离乃我军中有名猛将，他都没有办法，怕这块硬骨头不好啃啊！”耿京犯难道，“现在咱们是发展得不错，可家业大了，手头也紧张了。那么多的地界都需要分兵把守，部队也急需休养生息，再拖下去，怕是胜负难料。我看不如缓一缓？”

耿京的口气听似商量，实则是最后的决定。

“节度使所言甚是，师老兵疲乃兵家大忌！”贾瑞也连忙附和，“此事还需慎重才是。”

辛弃疾拍案而起：“淄州要地，怎可轻弃！辛某不才，愿亲身前往淄州军中。不出十日，定当夺旗斩将。若有迟误，甘受军法处置！”

“这……”耿京犯难了。他向来把辛弃疾看作读书人，倚重他的才学和谋略。要说排兵布阵、上阵杀敌，又怎么能与常在刀头舔血的武夫们相提并论呢？

没想到，反而是贾瑞站出来支持辛弃疾：“辛公子的这份担当，贾某实在佩服！节度使大人，我看不妨让辛公子前去一试，莫冷了他的心肠！”

见二人都一力坚持，耿京无可奈何，只好同意了辛弃疾的主张。

其实，贾瑞自有一把小算盘——自从辛弃疾来后，他在耿京心中的地位就直线下降。这一次天赐良机，让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去触触霉头也好。先别说军法处置，等他铩羽而归，看还能这么嚣张不？

贾瑞的小心眼，辛弃疾可全然不知。这还是他投效耿京以来，首次上阵杀敌呢！对于耿京让他多带兵马钱粮的好意，辛弃疾也谢绝了：“兵贵精而不贵多，更何况其他地方也需要人手。大人，您就坐等我的好消息吧！”

他点选了两百精锐士兵，带上忠心耿耿的家仆辛虎奴，昼夜兼程向淄州赶去。等待他的，将是人生中的第一场恶战！

血战淄州城

淄州城的战局，似乎比辛弃疾的预想糟糕得多。

这里的金人守军不过一千来人，其中还有五百马军。然而，义军却在城下碰了前所未有的大钉子。

淄州城城高池深，大有一夫当关、万夫莫开之势；守将完颜拔速也称得上是山东一带有名的悍将，他镇守淄州数十日以来，多次随机应变挫败义军的攻势，万余精锐义军硬是无可奈何。

“可惜，可惜，如此虎将竟然是出自敌军之中！”

辛弃疾与义军将领王离一同策马侦察地形，遥望旌旗林立的淄州城头，他摇首叹息。

王离听了这话心里老大不是滋味：“掌书记，不是末将不用命，实在是这完颜拔速狡猾得紧，守城不出。俺们整日里强攻不休，伤亡实在太，这个仗怕是没法打下去了。”

辛弃疾心知王离说得有理。先前他视察大营，许多义军都带了伤，呻吟的、叹息的、叫骂的，此起彼伏；后勤粮草也接济不上了。再围攻下去，恐怕还不等敌人反击便要溃散。

“王将军说的是，仗再这样打下去不是办法。”辛弃疾镇定自若，“我倒是有个主意，不知将军觉得如何……”

他侧身在王离耳边低语一番。听完，王离连连摇头：“书生之见，书生之见！这完颜拔速久经沙场，怎么可能看不出掌书记您的计策？”

辛弃疾微微一笑，按剑道：“王将军不必多虑，节度使大人已将这里的指挥权全权托付与辛某，在下心中已有成算。总之，辛某决不负王将军，决不负淄州城下的万余将士！你依我的计策行事便是！”

见面前这个年轻书生口气强硬，又是义军首领耿京面前的红人，王离不敢再多说什么，叹了口气，点头道：“一切全凭掌书记吩咐便是！”

当晚，辛弃疾便按自己的主张大张旗鼓地干将起来。在他的调遣之下，义军开始井然有序地从大营撤出，向后方退去。紧接着，辛弃疾又找来虎奴，对他耳语一番后，虎奴连连点头，带着人马领命而去。

一直到天色将曙，等城头巡哨的守将发现异动时，淄州城下的义军营垒早已是空空如也。

守将不敢怠慢，连忙禀报主帅完颜拔速。拔速听说此事后也是一惊，马上带了七八员官佐前去查看义军营地。查看片刻，拔速突然大笑道：“南蛮子久攻不克，连夜逃去了。我看他们炉灶中的灰烬还带余温，想必还没有逃出多远。若立刻起兵追击，定能全歼这伙贼人！”

旁边一员副将质疑道：“将军留心，别是南蛮子的诱敌之计！”

完颜拔速哂笑道：“敌军乃是乌合之众、强弩之末，哪里还有诱敌深入的胆量！退一万步讲，对方多为步卒，而我方却有五百精甲，正利于平原驰骋追击，就算他们设下圈套，也正好一举踏杀这股贼人，显显我大金铁骑的威风！”

见主将如此说，其他官佐自然不敢多言。完颜拔速赶紧回到城中，点起兵将，开城沿着义军留下的痕迹追击而去。

其实，那员金朝将佐的担心不无道理，辛弃疾早已在离城三十里远的地方扎下营垒，埋下伏兵，就等完颜拔速前来追击了。

他所选择的这片伏击阵地乃是一片荒芜的原野。义军在原野上摆开阵势，左右两翼分别依托着土山和一座废弃的村庄。而正前方，就是毫无遮拦的平野，通往淄州城的官道就在数里外延伸开去。

见辛弃疾如此排兵布阵，王离急得直跺脚：“掌书记，不怪俺老粗多嘴，完颜拔速手下可都是万里挑一的精骑，这步卒虽多，可挡不住骑兵冲锋啊！”

王离从过军，多少次出生入死，深知在铁甲骑兵的集群冲锋面前，缺乏

组织和训练的步兵往往只有死路一条。要靠步兵挡住骑兵的攻势，全凭训练有素、经验丰富，再加上精良的装备和有利的地形。而手下这帮人呢，大多是从十里八乡征募来的乡民，凭一时的血气之勇冲锋陷阵还行，真要在平地里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挡敌人的铁骑，那简直是集体送死！

辛弃疾倒是胸有成竹：“王将军少安毋躁，这阵地还没有布置完成呢……啊，虎奴，你回来了！”

辛虎奴翻身下马，一把抹去脸上的汗水，说道：“少爷，您要的东西到了！”

原来，辛弃疾吩咐虎奴带上一队士卒，拖回了不少木头椽子。

“这、这是要派什么用场啊？”王离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辛弃疾顾不上解释，忙命人将木头椽子削成一丈来长、尖头锋利的尖桩。

“来，大家听我号令！”

辛弃疾命站在阵线最前列的一排士兵紧挨着站直，一手扶着各式各样的木盾甚至门板作为屏障，一边将尖桩扛在肩上。木桩的尖头从盾牌上方长长地伸了出去。

紧接着，辛弃疾又命第二排士兵站在前排士卒身后五步远的地方，弯腰扎马步，牢牢地扶住尖桩支在地面上的一头。而后面的士卒则手持板斧、阔刀，严阵以待。

“我明白了，你是用削尖的木桩来代替长枪，摆一个长枪阵！”王离恍然大悟——盾牌、密集阵形加长枪是克制铁骑的标准战术。

“如何？”辛弃疾微笑道。

“胡来，胡来！”王离不喜反怒，“你上过战场吗？你见过厮杀吗？要知道，他们前些日子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泥腿子，这辈子都没有和骑兵交过手！”

王离咽了一口唾沫，继续道：“等看到乌压压的铁骑迎面冲过来的时候，只要有一个人害怕了，腿软了，向后跑了，敌人的骑兵就会毫不留情地从那个缺口砍杀进来，像砍瓜切菜一样。你以为你这儿几根破木头桩子真挡